

# 印尼的政治、經濟及外交動向

張耀秋

## 一、經濟發展問題

印尼受到荷蘭三百年的剝削殖民統治，在一九四九年獨立之時，基本建設與人才均皆缺乏，是一個典型的亞非新興國家。獨立後，蘇卡諾當政，並於一九五七年發明所謂「指導民主」，走向個人獨裁的道路。內政外交，舉措失當，不出數年，弄得民窮財盡。印尼陸軍自獨立時期以來，就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蘇卡諾企圖發動支持他的印尼共產黨，一舉捕殺陸軍高級將領，結果被蘇哈托 (Soeharto) 將軍號召陸軍進行反擊，終使印尼免於赤禍。

蘇哈托將軍出任總統後，勵精圖治，一改前任的中立主義、浪漫式民族主義傾向，堅定的主張採取市場導向的自由經濟制度；同時大捕共黨，整肅數十萬左傾份子，奠定了十五年來政治穩定、整體經濟發展績效顯著的局面。

蘇哈托總統開始即以「發展新秩序」為施政理想，重用從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訓練出來的年輕經濟學者為智囊，主持印尼五年經濟計劃，希望以印尼作為自由經濟制度試驗的榜樣，美國亦透過世界銀行積極支持此種作法。從一九六五年到六八年的三年之間，印尼政府財政收支赤字全部消除，通貨膨脹從百分之六百降至百分之十，國民所得亦開始逐漸上升，每人每年從一九六五年的一五六美元升到一九七七年的二九二美元。

蘇哈托自一九七八年三月蟬聯第三任總統，在改組內閣之後，即訂定在五年內要達成的七項目標：(一)創立更公正的社會，達成經濟平均的發展，建設成果均勻的環境。(二)創造高度的經濟成長。(三)維持更安定的國內治安。(四)培養更廉潔而有威望的公務人員。(五)輔導和促進國民更鞏固的統一，及加強瞭解實行建國原則。(六)實行以建國為基礎的民主以及直接而公開自由的選舉制度。(七)執行自主而主動的外交政策。上列七項工作目標，大部份是上屆內閣已實行的政策之延續，部份則是政府認為仍須努力的事項，雖然分為七項，但其間頗多相輔相成的關係，其中重點是在社會的公正與均勻的經濟發展此一問題上。

印尼是個羣島國家，島上天然資源豐富，盛產石油、錫、鎳等礦產和橡膠、木材，每年都有大量的外銷。印尼是波斯灣以東

最大的石油與煤氣出口國，它的財富從一九七三年開始大量增加，主要是因為輸出石油的結果。一九六六年，石油只佔印尼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到一九七四年時已經一躍而為百分之五十五。據一九八〇年底出版的美國大使館的經濟報告顯示，印尼的總出口由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財政年度的一百十三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九至八〇年度的一百七十五億八千萬美元；而同期的入口只增加百分之十八，由九十三億美元增長至一百一十億美元，使它的貿易出超由二十億美元昇至六十五億美元，外匯儲備也由一九七九年四月的二十九億昇至一九八〇年四月的五十二億美元<sup>①</sup>。

印尼現正加緊擴大煉油能力，國營的帕塔米納石油公司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與兩家美國公司比奇特爾集團和弗盧爾公司及西德西門子公司簽訂了總值十九億二千萬美元的合作，準備擴大兩個煉油廠和有關的工程。印尼礦業暨能源部長蘇市羅多透露，在此以前兩星期，帕塔米納石油公司已與兩家西班牙公司簽訂了另一項價值十億美元的合作，以擴大東蘇門答臘省廖內羣島現有的煉油廠，使其每天的煉油能力增加八萬五千桶。

石油與天然氣在印尼經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最近的資料顯示，在石油業的外國投資，佔了在印尼所有外國投資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中美國的投資超越日本，成為最大的投資者。根據印尼銀行的報導，過去十年來，非石油部門所獲得的外國投資是三十八億美元，石油部門的外國投資是五十八億美元，總合起來，是九十六億美元，其中日本的投資約佔百分之三十，美國的投資約為百分之四十，但日本的投資以印尼的非石油部門為主，美國的投資多集中於石油方面，故一般認為日本是印尼非石油部門的最大投資者，美國則是印尼石油方面的最大投資者<sup>②</sup>。

石油工業在印尼經濟上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佔了印尼總輸出的百分之七十，也佔了政府預算的百分之七十。在此方面，各外國公司（以美國公司為最）扮演着一個支配性角色。一九八〇年在印尼出產石油的十六家外國公司中，有十一家是美國公司。而且印尼在一九八〇年出產的五億五千七百萬桶石油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美國公司出產的。另外印尼在一九八〇年生產的三億〇億立方米天然氣中，約有百分之八十是由美國公司所生產。印尼的政治穩定，沒有外匯統制措施以及油價日益上漲現象。這些都是造成印尼開採石油蓬勃發展的因素<sup>③</sup>。

最近兩年，印尼經濟大幅度增長，成為亞洲最強有力的經濟之一。但是，世界銀行於一九八一年四月底發表當年經濟報告指出，印尼經濟必須進行重大的結構改革，否則，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可能迅速下降。報告說，假如印尼政府希望解決其貧困和失業兩大問題，就非進行經濟結構的改革不可。此一長達一百五十七頁的報告說，展望直至一九八四年的前景，印尼經濟仍然會有

註① Richard Cowper撰：「印尼今年的經濟有改善」，新加坡《南洋商報》第四十九頁，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註② 里察·考柏撰：「美成為印尼最大投資者」，《南洋商報》特約The New York Times專稿，《南洋商報》第二版，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註③ 同註②。

很好表現，估計每年繼續增長百分之七至八。但是，爲了確保八十年代後半期和以後的持續發展，印尼政府就必須在貿易、投資和財政金融政策方面，進行重大改革，包括簡化貿易保護制度和投資程序，減少政府向國外借款，並逐步取消在政治上有利而在經濟上不利的燃料和肥料補貼。同時，政府必須增加農業、工業、能源、運輸和人力訓練等計劃的開支。

現在爲數可觀的國際收支盈餘，給印尼提供一個極好的機會，使它有能力的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不過，世界銀行年報指出，直至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印尼仍欠下外債一百五十二億美元。

蘇哈托政府自從羅致經濟專家組成「開發內閣」以來，一直着重引進外資，但規定外商必須與印商合作，外股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九。雖然有此規定，美國、歐洲、日本與東南亞華商的資金與設備仍然相繼湧入。由於在印尼從事進出口貿易與工礦各業者，一向以華商居多，前來印尼投資的外商，亦以他們爲合股經營的主要對象。但在保守的印尼回教徒心目中，則認此種經濟發展已危害到國家的生存與民族的特性，不僅有悖於印尼「建國五原則」中的民族主義，也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更不公平。一九八〇年四月間，蘇拉威西排華風潮的興起，便是由此種因素所造成<sup>④</sup>。其次，外國大量資金和技術人員的湧入以及華人與外資合作的開展，又在印尼造成了反對外國控制印尼經濟命脈的呼聲，甚至有人主張政府應限定華人將其所經營的工商企業讓出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給予印尼人。而在另一方面，印尼人所投資的事業也在日益發展，這又引起了壟斷財富的問題。財富日益集中，更將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成爲印尼青年學生攻擊的口實。

最近十年，印尼政府積極發展經濟、工業、礦業和林業，且都有很大進步，可是基本上，印尼是一個貧富對照非常鮮明的社會，以致經濟發展愈快，貧富相差愈大，成爲有識之士所擔憂的事。

## 二、吏治問題與政風

印尼獨立之後，極端缺乏有經驗的行政人員，迄今情形仍無多大改進，撥其原因，是由於荷蘭統治時代，印尼人很少擔任行政重責，因而缺少歷練的機會；且在獨立後，政府機關待遇菲薄，不足以吸引優秀大專畢業學生。印尼革命之後，採行一種平等待遇制，高級首長與低級職員薪給差額甚少，結果同一有管理能力或專門技術的優秀人才，其在私人企業機構所得的待遇，遠較公務機關爲優厚。於是有些人寧可辭去高級官位，而爲私人企業效力；有些人則自以爲他留在公務機關服務，乃是基於愛國熱忱，自我犧牲。因此，政府機關的工作紀律和人事制度，很難圓滿建立。

但在另一方面，下級職位又有人浮於事的現象。荷蘭殖民政府的撤離以及日本佔領時期傀儡政府的崩潰，都遺留下了一批低

註④ 香港《星島日報》第二版，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三日。

級人員，仍須予以留用。大批在革命期間曾出生入死的有功人員，當然更應予以安置。其後大專畢業的知識青年不斷增加，或因業務需要，或因地方有力政治集團的推薦，也都不能不予引用。以致各級政府機關，一面是冗員浮泛無事可做，一面却是遇事擇人而有才難之歎。

近年來，革命時代一般公務人員忠誠愛國的道德觀念，已經減退；忠於國家民族的堅貞意識，亦已落於黨派家族利益之後。再加以高級官員待遇的非薄，乃使貪污之風甚熾。例如一九五五年舉行全國選舉，賄選舞弊事件幾乎是俯拾皆是。一九五七年三月，軍方在戒嚴法之下採取反貪污的嚴厲行動，貪墨之風稍戢，但不久又故態復萌。

在一九七六年期間，印尼本為石油輸出國家，但在油價飛漲聲中，不僅未能與阿拉伯產油國家同樣獲得厚利，造成國庫的外匯存儲激增，反而由於國營石油公司「帕達米納」(Pertamina)的經營不善，在宣告破產後留下累累債務，迫使國庫不得不在有限的儲備金內，撥款償還該公司所借的高利貸款十九億美元，其餘的債款，據估計共有百餘億美元之鉅。所以蘇哈托總統在印尼舉行獨立建國以來的第三次大選期間，採取各種有力措施，軟禁「帕達米納」石油公司負責人蘇托瓦中將 (Lient General Iban Satowo)，嚴厲懲辦走私及貪污。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曾刊載其駐香港記者史密斯所撰寫的一篇有關印尼的報導，其主要內容可分為三點：第一，貪污受賄。第二，印尼國營石油公司「帕達米納」的崩潰拖垮了印尼經濟。第三，蘇哈托的家屬利用特權大發橫財。文中指出：貪污是危害蘇哈托政府的癌症<sup>⑥</sup>。而事實上，雅加達的報刊也早已報導過此種貪污現象已到了難以收拾的程度。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蘇哈托總統曾下令將東加里曼丹米糧統購統售機構官員十三名撤職查辦，因為他們兩年來集體侵吞公款達三千萬美元。他在「國慶文告」中亦慨歎官員中有人竟把職權「商業化」——包括濫用職權牟取私利，收受賄賂佣金。

印尼的法院亦聲名狼藉。一位法律界人士指責說：「印尼的法院從下到上已被貪污腐蝕。」受賄的書記將贓款交給法官，再由法官分給檢察官與律師。擔任肅清司法界貪污的「恢復治安司令部」，至一九八一年一月止，已指名抨擊了七十七名推事、六十五名檢察官、二十九名司法官吏、三十六名高級檢察官涉嫌貪污受賄罪行；接着調查了五十四宗非法的判決，傳訊了一百名司法界人士。該司令部的最高負責人蘇德莫中將說：如此做是要揭發司法部門中的貪污現象，也是反貪污戰略上的重要部署。他表示，大多數的法院、檢察機關的貪官都將受到行政處分。在反貪污的壓力下，印尼最高法院院長、副院長辭職，遺缺由司法部長出任，而新的司法部長又由最高檢察長出任，因而需要進行內閣改組。

印尼由於貪污風盛，故政府於五年前成立懲處貪污單位，由陸軍副總司令史德摩等多位高級軍方人士負責，一九八一年十月中旬公佈成果：計懲處貪污案件五千七百六十八件，關係人八千六百六十人，平均每日懲處三點八件，公務員平均每五點七人當

註⑥ ▲中央社V雅加達航訊，「美國新聞週刊在印尼被查禁的原委」，謝善才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卅日。

中，便有一人貪污。副總統馬立克（Adam Malik）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日在接受「希望之光報」訪問時說，貪污在印尼已成了一種傳染病，也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如要解決以及最終消除貪污現象，當局必須採取嚴厲的措施⑥。

官吏貪污，在印尼由來已久，蘇哈托總統過去曾迭經下令採取嚴厲措施，以對付貪污腐化，甚至調查過官吏財產，惟仍無法澄清政風。印尼的在野者且曾將貪污比為癌症，作為向政府挑戰的武器。印尼政府現正積極展開反貪污運動，並先向行政機關的最低層人員下手；但是大部份貪污的官員都藉詞說公務員和軍人的薪水太低。故將來如要反貪污運動獲得成功，仍須將目標由低層人員提升到身踞高位的貪官，且須成立一個新的反貪污部門，使反貪污運動成為國民生活中的永久特色。

### 三、共黨的滲透顛覆

印尼共黨於一九二〇年成立，是亞洲最早的共產政黨，在反抗荷蘭殖民政府期間，曾出過不少力量。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尼宣佈獨立，印共也獲得公開合法組黨的機會。一九四八年，印共利用親共軍人的力量反抗蘇卡諾，到處暴動。最後由於蘇卡諾派軍圍剿而崩潰，印共被捕三萬多人，其領袖多被殺，印共於是一蹶不振。殘餘的印共由艾地（Aidit）領導，摒棄過去的左傾冒險主義，然而配合印尼多黨聯治的政治結構，改採議會合法鬭爭方式，在第一次國會大選中，獲得百分之十六的席位，名列第四大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七日，荷蘭完全撤軍後，印尼乃成為正式獨立自主的國家，採聯邦共和體制；一九五〇年八月，廢止聯邦制，改行統一共和國體，由蘇卡諾出任總統。蘇卡諾執政期間，初時頗知振奮，且有治績，但晚年酒色徵逐，驕奢淫逸，狂妄自大，敗壞朝綱，並在中共誘惑嗾使之下，與共黨狼狽為奸，因而導致了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共黨發動政變（俗稱「九、卅政變」）。當時在蘇卡諾統治之下的印尼，軍方與共黨形成兩股對峙的勢力。政變首腦人物翁東中校是總統府侍衛隊長，他和其黨徒在中共與印共支援之下，以清君側為由，將不與印共合作之「將軍評議會」屬下的六位陸軍高級將領殘殺，俾使共黨掌握政權。所幸當時擔任陸軍後備司令部司令的蘇哈托將軍，於驚聞政變後立即與倖免於難的國防部長芮蘇申上將取得連繫，採取迅速行動，徹底掃蕩共黨及其同路人，終使印共領導者非遭殺戮即已逃亡，數以萬計的共黨及同路人被捕，中共的使領館亦被封閉。擁有三百五十萬黨員及二千萬同路人的印尼共產黨，經此事變後乃告崩潰。在此事件的過程中，蘇哈托將軍實至名歸成為軍方的印尼最高領導者，並以軍方實力為基礎，且在反共愛國的學生與廣大回教徒的擁護下，從蘇卡諾總統手中，逐漸繼承政治實權。印尼共黨先後受到蘇俄和中共的大力支持，在亞洲共黨組織中，向以人數眾多、組織嚴密著稱，曾於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五

註⑥ 新加坡《南洋商報》第二十四版，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

年兩度試圖武裝攫奪政權，都功敗垂成。自從一九六五年「九、卅」流產政變以後，印共已分裂成兩個敵對的勢力，一支是以追隨蘇俄和東歐共黨國家路線爲主的親蘇派，另一支是親中共派勢力。印共頭目查天多和一批同路人一直均由中共養，查天多負責指揮在海南島上設立的地下廣播電台——「印尼人民之聲」，不斷進行攻訐污蔑蘇哈托政府的宣傳蠱惑。他原是蘇卡諾時代印尼駐北平的最後一任大使，歷經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四人幫」以迄現在的鄧小平朝代，在北平都始終被奉爲上賓。北平對印共頭目的支持，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印尼第二軍區司令威多多將軍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向學生大會致詞時，指責中共陰謀赤化整個印尼，並正透過鼓勵貪污、走私、偽造文件和其他犯罪的勾當，以期達此目的。一九七七年間印尼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艾吉托羅普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北平，中共「黨主席」華國鋒曾親切接待會談。當時印尼國防部長潘嘉賓曾以臨時外長身份加以指責，謂「中共『主席』華國鋒做了一項無助於中共和印尼立即『關係正常化』的行動。」

印共除在北平設立總機關外，已於一九七〇年成立七人委員會的最高領導單位，並有雅加達、東爪哇、廖島、楠島等地方局的成立，秘密進行爭取農民的活動。其另一支親俄派印共設在新德里的總部，亦由蘇俄駐印度使館扶助，已使它將實力伸入印尼國內而使印共死灰復燃<sup>⑦</sup>。

印尼軍方的「戰鬪報」於一九七七年元月七日刊登了一批在印尼活動的蘇俄特務人員名單，揭露了他們偽裝大使館官員、貿易局和輪船公司職員或「塔斯社」記者，進行扶助印共顛覆活動。報導中引述一九七六年四月投奔自由的蘇俄異端份子阿馬爾克的話說：在印尼約共有二百名俄人，不包括眷屬，他們事實上是「格別烏」(KGB)，和格魯烏(GRU)——「軍情部」間諜。該報並指出「塔斯社」駐雅加達首席記者爲「格別烏」官員，曾於一九七〇年因間諜活動被逐出美國。該報所公佈的俄諜名單中，包括俄使館一、二、三等秘書，雅加達新聞處職員，及船運公司和貿易部官員。印尼執政黨「戈爾卡」在人民協商大會的主席蘇吉·阿爾多亦曾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對記者宣稱，某些集團爲了尋求政治目的，企圖利用學生生活動而從中漁利。他又說：「有證據顯示蘇俄情報局(KGB)可能插手這類活動」。

本(一九八二)年二月上旬印尼且破獲了蘇俄的間諜案。蘇俄外交官員——副武官伊果羅夫中校與印尼軍官蘇斯達里安托中校同於二月四日被捕，其後蘇航雅加達辦事處經理芬南柯與蘇俄大使館政治參事奧達魯克均遭逮捕並驅逐出境。印尼政府且已禁止蘇俄航空公司在印尼的一切活動，並宣佈關閉設在加里曼丹南部馬辰的蘇俄領事館。蘇俄的間諜醜聞已在印尼全國激起猛烈的反俄情緒。

由於中共與俄共的支持，印共近年對商業工會、學生和伊斯蘭教徒的羣衆運動稍有成就，此外對移民南蘇門答臘的爪哇人社

註⑦ 卡諾(Stanley Karnow)撰：「印共黨似在死灰復燃」，〔華盛頓郵報〕，一九七〇年一月廿六—廿七日。

區和蘇拉威西的部份地區，也成爲印共爭取的目標。印尼共黨活動已日趨擴大，印尼軍方不得不採取堅決反共防共行動，並曾於一九七七年逮捕了二百多名共黨份子，以防止印共殘餘份子捲土重來。

#### 四、印尼對外的關係

印尼面積一百九十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平方公里，由一萬三千六百多個島嶼所組成，北與新加坡、馬來西亞隔海相望，扼制印度洋太平洋航路孔道的馬六甲海峽；東北鄰近菲律賓，東面與南面則與澳洲相毗鄰。就其戰略地位而言，真是兩大洋的樞紐點，兩大洲的聯繫站。當此蘇俄與中共爭霸中南半島，美國與「東協」國家力求維護西太平洋及東南亞安全之時，印尼的外交動向更值得重視。

一九六六年是印尼外交關係大轉變的一年。是年八月，印尼與對抗多年的馬來西亞終止對抗，並恢復邦交；九月召開包括美、日在內的債權會議，與西方國家關係正常化。

茲將印尼與中共、蘇俄、中華民國及美國的關係，分別說明於後：

(一) 印尼與中共的關係 在蘇卡諾時代，印尼與中共勾結，導致中共向印尼大規模的滲透，並進而支持印尼共黨於一九六五年發動流血政變，幾使印尼爲共黨所顛覆。蘇哈托總統主政後，因鑒於血的教訓，乃改採極爲堅定的反共立場，印尼與中共的關係自一九六七年以後便告中斷。其後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雖相繼與中共「建交」，蘇哈托總統由於對中共的一切陰謀，較東南亞任何其他國家，知之更深，所以堅拒與中共恢復外交關係。

十多年來東南亞局勢已有重大變化，而中共亦利用各種關係欲與印尼復交，但因中共支持印尼共黨及東帝汶解放陣線，故印尼政府始終拒絕與其重建關係。中共積極支持印尼共黨對印尼進行滲透顛覆情形，在上一節已有詳盡敘述。其次，中共至今仍是左派「東帝汶解放陣線」的主要外交支持者。在一九七六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辯論東帝汶問題時，中共「外長」黃華即曾要求印尼從東帝汶撤軍並催促所有國家尊重東帝汶的自決。中共對東帝汶解放陣線極力支持，是想利用東帝汶的情勢，以威脅印尼的安全。但因東帝汶人心歸向印尼，憎惡共黨，就在僭稱「東帝汶民主共和國代表團團長」羅伯托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底訪問中共，尋求支援之時，印尼即對東帝汶進行軍事干涉，旋復予以兼併。

(二) 印尼與蘇俄的關係 自從一九六五年共黨政變失敗後，雙方雖未斷絕來往，但兩國的貿易量已經銳減，蘇俄經援的建廠、建海軍基地計劃亦已停止，印尼亦不再派遣留學生及技術人員前往蘇俄學習。但自一九六九年，由於國際情勢變化，美國軍隊撤出中南半島，中共、蘇俄在此地區爭奪勢力範圍，蘇俄對印尼的政策，也有了重大的改變。例如蘇俄不再責罵印尼政府是

法西斯主義者，且在盡力改善與印尼的關係。印尼亦鑒於僅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及日本保持過份依賴的經濟關係，不符合印尼的不結盟政策，乃為蘇俄製造了接近印尼的機會。

一九七〇年以後，蘇俄與印尼之間的政治性訪問活動已漸趨頻仍。例如一九七三年五月，印尼國會代表團曾往莫斯科訪問，由當時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包戈尼 (Nikolai V. Podgorny) 接見。雙方並曾舉行會談。「真理報」在會談後撰文認為，此次會談對雙邊關係及相互利益都有重大發展。

近年蘇俄與中共在東南亞的角逐愈形激烈，因此蘇俄常將中共在東南亞的侵略陰謀警告印尼政府，促其防備中共的威脅。印尼固然反對中共在東南亞的擴張行動，同時也拒絕支持蘇俄所提「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因印尼一向主張不結盟政策，也是一九七一年吉隆坡中立宣言的主要提倡者。

其次，印尼和馬來西亞共同宣佈領海範圍為十二海哩，以及在此之前，兩國提出馬六甲海峽不是一條國際水道的聲明，蘇俄都不予支持。印尼與馬來西亞的主要考慮，在防備蘇俄海軍在東南亞的迅速擴張，以及利用馬六甲海道增加活動，二者對印尼尤其構成嚴重的威脅。本年二月上旬所發生的俄謀案，對印尼與蘇俄的關係亦有不良影響。

不過，蘇俄與印尼兩國近年來的貿易量已有顯著增加。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印尼新聞部長曾宣佈說：蘇俄已同意協助建立兩座水力發電廠，發電量分別是一億八千萬瓦特及六億瓦特。兩廠位於中爪哇的米里卡 (Merica) 和西爪哇的沙古林 (Saguling)。一九七五年以來，蘇俄每年從印尼進口三萬噸以上的橡膠、香料及其他物品，而印尼則從蘇俄進口汽車及紡織工業設備。

(三) 印尼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在印尼尚未獨立之前，我國已於雅加達 (當時稱為巴達維亞 (Batavia)) 設立總領事館，在泗水、巨港、棉蘭、坤甸、錫江及邦加等地設立領事館。印尼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宣佈獨立，但荷蘭政府不願交出政權，經過幾年的戰鬥和協商，最後在聯合國大力調處之下，荷蘭政府乃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將政權移交印尼政府，印尼共和國才獲得真正完全的獨立，在聯合國幾年的商談調解中，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始終站在幫助印尼的立場。

不幸此時中國大陸為中共政權所竊據，蘇卡諾總統採取親共政策，於一九五〇年六月與中共建交，印尼與我國的官方關係遂告中斷，民間交往與貿易亦大受影響。其後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共黨發動流血政變，一九六七年三月，蘇卡諾總統去職，蘇哈托將軍繼任總統，清除共黨份子。採取反共政策，並中止印尼與中共政權的外交關係。至此，中華民國與印尼共和國的關係乃有了轉機。一九七一年是雙方關係好轉最顯著的一年，此一年中，兩國政府在對方首都互設了代表官方關係的商務機構：中國設在雅加達的中華商會於是年四月成立，印尼設在臺北的印尼商會也於同年六月成立，八月間代表兩國的航空公司也開始飛行於臺北與雅加達之間。從此時起，中、印 (尼) 兩國不論是政府與民間的關係，都朝着良好進步的方向發展。



近年來，印尼外交部長、商務部長等曾多次訪華，我國外交、經濟、僑務、貿易等部會副首長亦曾多次訪問印尼，不過均未公開宣佈。印尼國會議員、政黨領袖、地方官員及經濟發展官員來華訪問者更多<sup>⑧</sup>。一九七八年四月，國民大會選舉 蔣經國先生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印尼副總統阿丹馬立克 (Adam Malik) 聞悉後表示讚揚，他說：中華民國人民代表選舉蔣院長為國家元首，是明智的抉擇；他希望蔣院長當選總統後，加上亞洲人民的熱切寄望，能使亞洲成爲一個繁榮與和平的地區。五月二十日蔣總統謝副總統就職，蘇哈托總統派特別助理林寶典偕同印尼商會會長蘇洛佐佐代表參加就職大典，並於典禮後至總統府向新任總統、副總統致賀。

我國行政院長孫運璿應印尼副總統馬立克的邀請於去年十二月七日赴印尼訪問五日，同行人員包括經濟部長趙耀東、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經濟部次長張訓舜、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李達海等。在訪問期間，曾與印尼總統、副總統及有關部會首長，就中、印兩國共同關切問題，尤其擴大雙方農漁業、工業以及工程服務、科技發展等合作事項，充分交換意見，氣氛融洽，結果圓滿。

由於兩國在地理位置上較為接近，在產品上彼此有需求，加以雙方政府與民間的努力推展，兩國貿易的成長甚爲快速，茲將中、印兩國雙邊貿易總額列表於後<sup>⑨</sup>：

年 代	雙 邊 貿 易 總 額	中 國 方 面 出 超 抑 入 超
一九六七年	一千一百餘萬美元	(缺統計資料)
一九六八年	一千一百二十六萬美元	出超三百九十九萬美元
一九六九年	二千三百六十五萬美元	出超一百七十五萬美元
一九七〇年	五千一百餘萬美元	(缺統計資料)
一九七一年	七千五百餘萬美元	(缺統計資料)
一九七二年	一億三千二百餘萬美元	(缺統計資料)
一九七三年	二億二千零四十餘萬美元	出超一千六百六十餘萬美元
一九七四年	二億八千九百零二萬美元	入超一千三百五十餘萬美元
一九七五年	三億七千一百八十餘萬美元	出超一千一百四十餘萬美元

註<sup>⑧</sup> 張希哲撰：「中華民國與印尼共和國近年關係的發展」，「中國與印尼」專刊第一集，中印文化經濟協會印行，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張氏爲立法委員、中印文經協會理事長。

註<sup>⑨</sup> 同註<sup>⑧</sup>。

一九七六年	四億二千九百餘萬美元	出超一千五百五十餘萬美元
一九七七年	五億四千一百餘萬美元	入超六千二百九十餘萬美元
一九七八年	六億二千六百餘萬美元	入超一千五百七十餘萬美元
一九七九年	九億三千五百餘萬美元	入超六千四百餘萬美元

一九八〇年中，印雙邊貿易總額為十億一千七百八十餘萬美元，其中我國自印尼進口農產品、林產品、原油及天然氣等，佔了五億三千九百六十萬美元，居於入超的地位；我國輸往印尼的則包括石化產品、金屬製品、電子玩具、紡織品、水泥與鋼鐵等。一九八一年到十一月為止，貿易總額已達八億四千多萬美元。駐臺北印尼商會會長達爾索諾樂觀的指出，這項數字有繼續成長的趨勢<sup>⑩</sup>。目前我國與印尼簽有兩項農技合作協定，派有農技團在中爪哇和東爪哇兩地協助當地農民發展農業。中、印之間的農技合作最早始於一九七六年，過去六年經過幾度延期續約，並擴大合作範圍，足見績效良好，深受重視。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處承辦的印尼蘇島楠榜公路工程，現已進入最後的趕工高峯，預定今年四月可以完成。該公路由楠榜省會泰魯柏頓沿楠榜海灣，直達蘇島海岸的巴考武尼，全長八十九點五公里，配合巴考武尼輪渡的開放，可以縮短蘇島與爪哇島之間的航程。同時，榮工處也承辦了泗水高速公路中的A·B段工程，總長四十六公里。

此外，中、印雙方簽有木材輸送協定，近年來定期舉行一般貨運會議。我國民間的紡織、化工、水泥等企業，和印尼有關的公司也有技術合作，而我國一些食品公司、空調設備公司、鳳梨公司等與紙業公司等，在印尼亦有投資，投資總額達兩千兩百餘萬美元。

在能源方面，孫院長訪問印尼期間，中、印雙方曾就有關石油、天然氣及煤之供應及合作探勘開發等問題，交換意見，並相互表達進步合作的意願。印尼已允諾當我國發現石油短缺情形時，將儘速提高供量（目前印尼每日供應我國一萬桶石油）。中油公司在印尼的兩個合作探油合約，目前均進行得極為順利。包括中油在內之八家油公司聯合與印尼國家油公司在西卡里曼丹之馬拉威礦區進行探勘工作，現已完成地質調查報告，正進行空中磁測中，預計今年完成各種資料分析後，即可進行投標鑽井探油<sup>⑪</sup>。

中、印兩國近年的關係，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是文化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印尼基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中共支持印共奪權叛亂的慘痛教訓，十多年來在東南亞局勢發生變化以及中共不斷利誘的情況下，始終拒絕與之重建關係。去年八月初中共「總理」趙紫陽到東南亞各國展開訪問活動，「東協」五國中唯一拒其前往訪問者是印尼。去年印尼邀請孫院長作為期五天的專程

註⑩ [中央日報] 記者余思宙撰：「孫院長訪問印尼的意義」，[中央日報] 第三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⑪ [中國與印尼] 專刊第二集第六頁，中印文化經濟協會印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

訪問，雖不具形式，更爲其反共堅定立場之有力表現。

(四) 印尼與美國的關係 自蘇哈托將軍取得政權後，逐漸採取親美政策，迄今美國對印尼的軍事援助，平均每年爲一千八百萬美元，此項援助實際上全屬贈與。美國軍事顧問團已在三千英里長的印尼羣島各地工作，部份爲常駐性質，部份自美國國內及亞洲的美軍基地派往擔任工作。此一被稱爲「防衛連絡團」的顧問組織，由海、空和陸軍人員所組成。其重點在施行訓練及提供技術援助，印尼軍官和士兵們亦被遣往美國受訓。美國主管安全援助及科學技術的國務次卿布克萊(William Buckley)，曾於去(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在雅加達會晤蘇哈托總統時表示，美國爲了此一地區的安全，將增強東南亞國家協會的軍事能力，並強調，一個較強大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將對美國及整個世界有益。布克萊表示，他曾與蘇哈托總統討論軍事訓練計劃及使用新技術以改善印尼的防衛。

至於印尼與美國的經濟關係，近年來更見增強，現在美國已成爲印尼最大投資者，詳情已於本文第一節中有所敘述。近年印尼在其對外的經濟關係中，對美、日兩國倚重較多，而印尼因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雷根總統已明示將增強援助。此對印尼前途將更有裨益。

##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郵資另加 國外：平寄 美金 八元  
航空 美金 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